歷史與空間

《清明上河圖》的「雙胞胎」疑雲

■周錫韓

在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各國的「國寶」如丹麥「美人魚」、盧森堡「勝利女神」等藝術珍品共聚一堂，爭奇炫麗。中國館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普遍認為是那幅超巨型的電子版《清明上河圖》，圖中水流人動，百貨紛陳，河上縴夫叫號，船舶亦搖曳行進，令參觀者恍若置身九百年前「京都夢華」的太虛幻境，效果異常震撼。而在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時於香港舉辦的「國之重寶——故宮博物館藏晉唐宋元書畫展」，展品中最受歡迎、須每人限時觀賞的，也是這幅由北宋皇家畫院畫家張擇端在西元1120年前後創作的《清明上河圖》。也難怪，這幅異常出色的民俗風情畫，比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達．芬奇《最後的晚餐》等名作，問世要早上三百多年！不過，此畫雖久已膾炙人口，但它的「本來面目」其實並未徹底弄清；而近日，又鬧出了原作似有「雙胞胎」的疑案。本文將嘗試破解有關謎團，令真相白於天下。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圖》真迹為絹本，淡設色，縱高24.8公分，橫長528.7公分，以手卷形式，精細勁煉的筆墨，再現了九百年前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清明節之繁華景象。無論是驢馬牲畜、諸色物品以及舟車、河橋、樓房等等，都描繪得形象逼真，而八百多個身份、姿態各異的人物更是栩栩欲活，整體藝術水平達到很高的境界，當時已被稱為「神品」，由宋徽宗趙佶用「瘦金體」親書標題，加蓋雙龍小印，藏入皇家內府，成為畫苑奇珍。引致社會上很快便出現許多慕名的做作和藉之謀利的贋品。

明代著名書畫家、鑒藏家董其昌認為，傳世的《清明上河圖》都是南宋人的做本(見《容台集》)，也就是說，原迹已湮滅不存。而事實是：真本尚在，且一直流傳有緒。這由該圖的技法、所繪內容、絹素、色、墨以及卷後所附的金、元、明人十四段題跋足以充分證明。其中金代張著的跋文彌足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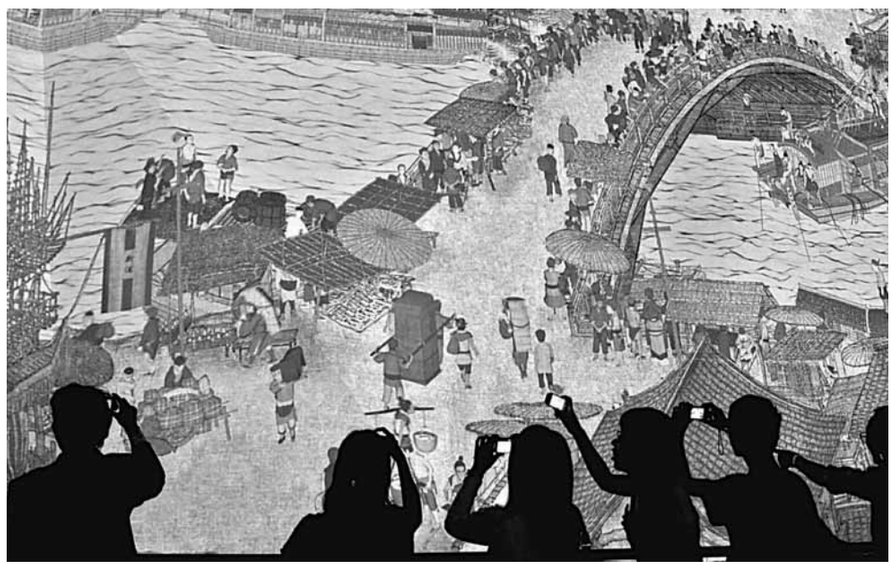
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於京師，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按《向氏評論圖畫記》云：《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宜寶之。大定丙午清明後一日，燕山張著跋。

這段由北方金朝人於圖成後約六十年（1186年）寫下的跋語，明確無誤地證實了畫家的姓名、履歷及其北宋畫院翰林之身份，而且，還肯定了此圖作為「神品」的高度藝術價值（並非只有文獻價值）。另外，元代楊準及明代著名學者、詩人李東陽的跋文（分別撰於1352年及1515年），則對圖卷內容與流傳經過作了詳細介紹。

綜合有關資料概略言之，此圖因北宋淪亡（1127年），一度流出民間，其後收入元秘府，又「為裝池官匠以似本易去」。到明代幾換藏家，輾轉落到嚴嵩父子手裡，至嚴世蕃失勢伏法（1565年），家財充公，該圖便收歸明內府。後來再度流出，最終入藏於清宮。而在明、清兩代，同時流傳的做摹本或偽冒本，則不下百數十種之多，有些還魚目混珠，令知名的鑑藏家也大跌眼鏡，所以清宮所藏並不止一本。

辛亥革命後，清室覆亡，末代皇帝溥儀把一批文物珍寶挾帶出宮，包括數卷《清明上河圖》(其一為真本)。直至1945年日寇敗降，偽滿政權覆滅，《清明上河圖》才被追回歸公。但其中那卷真迹，起初還被誤判，到五十年代初才被專家確認，從此，張擇端手繪的《清明上河圖》真迹始得以重見天日，珍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年前專程運送來香港展出的，就是該圖卷；上海世博會動態電子版所據的藍本，也是該圖卷。至於流散世界各地，包括台灣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六卷，都不過是後世的臨做本或偽冒本。

有人說，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但俗諺亦云：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高明的做製品，有時的確可以亂真，比如張大千當年做石濤的畫作，便曾經騙倒不少中外藏家。不過《清明上河圖》應屬例外，因為那樣一幅長卷佳構，要摹寫得絲絲入扣，維妙維肖，談何容易！古人難見真迹，亦無印刷品可參考，多憑臆想，或以訛傳訛，故對着眾多的版本，殊難判別真假。但現在不同，有原作供對照，贋本便無所遁形了。



■日前，上海世博園中國國家館中以現代多媒體技術演繹的《清明上河圖》吸引了大量遊人目光。 資料圖片

比如，作為全圖重點所在、為畫家「極力描繪」的「虹橋」，據宋人記載，應是「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飾以丹雘，宛如飛虹」(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的木結構建築，但明清幾乎所有做冒本所繪都是清清楚楚、如假包換的磚石橋。那是它們一個極大的「死穴」。而北京故宮藏本卻不同，它描繪的恰恰就是那樣一座巨樑飛架、結構特異、完全符合《東京夢華錄》所述樣貌的木拱橋。兩相比照，孰真孰偽，已不難得出結論。

除了這樣一個鑑別標準，還有另一個標準，就是畫家的技法。前人對原本《清明上河圖》一向推崇備至，評價極高：

其市橋、郭徑、舟車、邑屋、草樹、馬牛以及於衣冠之出沒遠近，無一不臻其妙。余熟視再四，然後知宇宙間精藝絕倫有如此者，向氏所謂「選入神品」，誠非虛語。（元．劉漢跋，1354年）

所謂人與物者其多至不可指數，而筆勢簡勁，意態生動，隱見之殊形，向背之相準，不見其錯誤改竄之迹，殆杜少陵所謂「毫髮無遺憾」者。（明．李東陽跋，1515年）

這「筆勢簡勁，意態生動」八字，非常貼切地概括了《清明上河圖》真本的藝術成就。就算是「明四家」之一仇英的摹本，頂多也只能用「細緻工巧」四字去形容，完全未能達此境界，其他不知名的做傚者便更不用提。畫有「六法」(見南齊．謝赫《古畫品錄》)，張擇端的原作可謂六法俱備，而反觀諸做冒本，卻往往大有瑕疵。

不過，隨着近世製版、印刷技術迅速發展，不少高質素的名畫印本亦陸續面世，為臨摹古畫提供了很大方便。於是，有別於過往流傳的做冒本，在景物（包括虹橋）與技法方面都較忠實於原作的《清明上河圖》摹本（例如吳灝本）開始出現。但一些「有心人」亦乘機偽造名迹，藉以謀利。大家會留意到近日沸沸揚揚盛傳的一則消息，說是廣東肇慶市發現梁氏家藏之《清明上河圖》「真迹」，已引起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的關注，可能派出專家前往鑒定云云（原見國內《廣州日報》本年5月10日A10版，港、台及海外報刊與網上傳媒紛紛轉載）。據刊出的照片，該圖卷首有「清明上河圖」五字篆書，旁署「翰林學士趙孟頫題」，畫卷上方又有他人長題。收藏者聲稱：「我這幅才是真跡！」但其實，那只是上世紀後期做冒已公布的故宮原本的魚目混珠之作而已，筆墨庸滯，無氣乏韻，僅略得其形。本來此圖原作肯定成於北宋末年，故《宣和畫譜》未及收錄，但該梁氏藏卷上竟鈐有「宋太祖、英宗的印璽」，豈非自曝其「假」？而報上引述的梁某之言還有不少常識錯誤，比如把卷首五字篆書說成是宋徽宗「瘦金體」的御筆親題，又說蓋在「明」字末筆上的車馬肖形印是張擇端的「張」字私人寶印，等等。

稍諳藝術史的人都知道，北宋畫院畫家上呈「御覽」之作例無作者款、印；就算退一步說，畫作既已呈獻，畫者又有何神通，可把自己的印章加蓋在皇帝趙佶或元代趙孟頫所題的字迹之上？而畫卷上方所謂南宋「涼州太守楊如壽」的長跋更出現諸如「趕集」等近代口語，破綻百出，令人失笑。查實，類似的所謂「趙孟頫題本」之《清明上河圖》近年於市面流傳已非止一卷（按，登入網址http://38time.artjoey.com/link/chingming_1.htm可見廬山真面），梁氏收藏者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東施效顰，「畫虎類犬」，並無價值可言。

總之，《清明上河圖》原作真迹從古至今僅得一卷，絕對毋庸置疑。

2010年5月15日草於港島天南海北之樓

（作者周錫韓，曾先後任教於中山大學中文系、香港大學中文系。現專事研究、創作。）

藝堂上下

■潘國森

宜為詞牌譜新曲

粵劇與中國其他傳統戲劇都是一種綜合藝術，演出固然不易，欣賞亦可以分別出不同層次，不少「睇大戲」數十年的老戲迷其實並不很懂得欣賞這門嶺南文化遺產。如果隨便做個抽樣調查，或會發現戲迷大都分不清楚許多做手和身段要表達的含義。唱詞則莫說聽眾未必明白，甚至有學唱曲的票友即使唱得不錯，亦對所唱的戲文不大了解。有些時候唱詞與劇情不甚協調，只是演員注入真摯感情，仍可以得到感人肺腑的效果。

《雷鳴金鼓戰笳聲》故事以戰國時代為背景，情節卻完全是自由創作，其中《送別》一場，借用了一首唐詩、三首宋詞。舞台上的古人說唱後代面世的詩歌當然不可能完全避免，否則歷史劇便會「無戲可唱」，但是編劇家在移用詩人詞客作品時，亦應多考慮是否能夠融入故事人物情節之中。這一場戲講趙國因曾向秦國借兵抵抗齊國，事後秦王向趙國翠碧公主逼婚，公主為免激怒強鄰，唯有遠嫁秦國，趙將夏青雲與公主相愛，忍痛送別。但是四首作品都以春天為題材，自與雪中送別的意境大相逕庭。

先是寇準的《踏莎行．春暮》：「春色將闌，鶯聲漸老，紅英落盡青梅小。畫堂人靜雨濛濛，屏山半掩餘香嫋。／密約沉沉，離情杳杳，菱花塵滿慵將照。倚樓無語欲銷魂，長空黯淡連芳草。」原詞寫女子閨中思念遠行已久的愛人，在暮春黃梅雨時節更添鬱悶，過去的約誓成空，懶（慵）得妝扮，連菱花鏡也封了塵。《送別》一場刪去最後一句，而倒數第二句改為「倚樓無語欲魂銷」，旦角唱到這句，觀眾可以感受到離情之苦，但送別時無樓可倚，詞與境不協。此下眾唱孟浩然的五絕《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劇中場景雖然可勉強說成是春寒時節，但此詩仍然選得不甚洽當。

然後生角唱蔣捷的《一剪梅．春思》：「一片春愁帶酒澆，江上舟搖，樓上簾招。秋娘容與泰娘嬌。風又飄飄、雨又蕭蕭。／何日雲帆卸浦橋？銀字箏調、心字香燒。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最初移用時，只將「風又飄飄、雨又蕭蕭」改為「風又蕭蕭、雪又飄飄」，以配合下雪的場境。秋娘與泰娘都是名妓，用來為公主送別未免不敬，《送別》的今本已改為「花容猶似往時嬌」，但是生旦二人不曾久別，公主亦未老去，故此這句改得仍未夠好。所謂詩無達詁，有人認為原詞確有離愁別緒，亦有人認為語調輕快（尤其下半片），是浪子冶遊的心聲。但無論如何，紅櫻桃、綠芭蕉總是跟風蕭蕭、雪飄飄的寒天送別大相枘鑿。

然後是史達祖的《換巢鸞鳳．春情》：「人若梅嬌，正愁橫斷塢，夢繞溪橋。倚風融漢粉，坐月怨秦簫。相思因甚到纖腰。定知我今、無魂可銷。佳期晚，謾幾度、淚痕相照。／人悄，天渺渺。花外語香，時透郎懷抱。暗握荑苗，乍嘗櫻顆，猶恨侵階芳草。天念王昌忒多情，換巢鸞鳳教偕老。溫柔鄉，醉芙蓉、一帳春曉。」旦角唱上片，無改字。生角唱下片，首句加一字為「人影悄」，「猶恨」以下三句刪，前後句合成「乍嘗櫻顆溫柔鄉」。原詞是艷詞，旦角因相思而到纖腰、到無魂可銷、到淚痕相照，還算切合離情。下片就太過露骨，「花外」兩句表示抱在一起，「荑苗」(荑粵音提，草木初生的嫩芽）比喻女性的纖纖玉手，「乍嘗櫻顆」是親嘴，「一帳春曉」是同衾共枕過夜。這就不適合作為夏青雲送別翠碧公主的唱詞，即使兩人真有這般越軌行為，亦不能如此公開。

《雷鳴金鼓戰笳聲》是林家聲先生的首本名劇，這《送別》一折，筆者聽過李寶瑩、陳好逑兩位名旦的演唱，三位都演得宛轉纏綿，如果不深究唱詞，亦足以叫聽眾動容。但是這一場戲似乎還是冗詞多了些，如果能夠再精簡一點，當不損演唱藝術上的發揮。

不過對筆者有所啟發的卻是為唐詩宋詞重譜新曲的工作，記得曾經聽過有人聲稱為李白詩譜新曲、公開演唱，甚受歡迎云云。一聽卻是以普通話來唱，眾所周知普通話入派三聲，唱誦唐詩未免有失原來韻味。由這《送別》一折的示範，以粵曲小調唱《踏莎行》、《一剪梅》和《換巢鸞鳳》幾個詞牌，別有風致。粵劇界實在可以考慮為不同詞牌重譜粵調新曲，這項工程「捨我廣府人其誰」？相信可以為粵劇藝術開闢出一片新天地。

豆棚閒話

為人不可效白隱

■王兆貴

日本禪師白隱住處附近，有一開食品店的老板發現女兒的肚子大了起來。經一再逼問，女兒吞吞吐吐說出「白隱」兩字。於是，老板怒不可遏地找白隱理論。這位大師若無其事地說：「就是這樣嗎？」孩子生下來後，就被送給白隱。這時，他雖已名譽掃地，但卻不以為然，就像受人之托一樣悉心照顧孩子。事隔一年後，這位未婚媽媽於心不忍，就向父母如實地道出了真情：孩子的生父是在魚市工作的一名青年。父母立即將她帶到白隱那裡道歉，請他原諒，並將孩子帶回。白隱仍是淡然地說道：「就是這樣嗎？」

在古代的道德經典和現代的哲理小品中，我們常常會讀到諸如此類的故事，也往往會被故事中的情節所感動。白隱的這種「無故加之而不怒」的情操，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人們的普遍讚賞。但若把這種待人處事的方式，作為一種道德尺度推而廣之，拿來要求所有的人，恐怕就有問題了。因為在現實社會中，沒有一種高貴的德行，是可以經得起這麼極端濫用而不出事的。歐洲中世紀的宗教如此，中國宋明以降的禮教也是如此。在中國歷史上，類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樣的道德信條，不知坑害了多少無辜。

作為一名僧人，白隱能有這樣的修行並不過分，可對普通百姓而言，由於人生成本使然，不僅忍耐不起，而且也難以傚法。假如被冤枉的不是這位禪師，而是租住食品店老板房子的大學生。事發時，他剛好面臨畢業求職，讓他也像白隱那麼忍辱不爭，不去採取適當的方式及時還原自己的清白，他的前程豈不是就此耽誤了嗎？

柏拉圖說過，至善是艱難無比的，因為美好的東西總是在「路的末端」才顯現出來。因此，從個人、家庭到社會，道德的修為和教養的提高，應該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前提下，在普及公德的基礎上弘揚至善至美。人間需要的不是那種苦行磨難的得道高僧，不是一兩個高不可攀的道德典型，而是更多地體現人性之美的平民大眾，他們雖然不能免俗，但卻正直善良，雖然瑕瑜互見，但卻知恥尚榮。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曾發生過對「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提法的批評，後來又有「榜樣的力量無窮還是有限」的爭論。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社會公德的標準與尺度上，事關平凡與崇高的人生價值取向，影射的是英雄模範與凡夫俗子的人文生態。回過頭來看，這些爭論並非無關宏旨，而是影響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合理定位，關係到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相統一的表述。進入二〇〇〇年以後，主流媒體上出現了這樣的提法：「忘記遠大理想而只顧眼前，就會失去前進方向；離開現實工作而空談遠大理想，就會脫離實際。」與此同時，精神文明建設的主題及其條文也更加貼近初級階段的實際，特別是在報道英雄模範人物時不再任意拔高，而是以人性化的角度平視英模人物的舉止行為和內心世界，讓人們在可信的前提下感到可親、可敬。

更正啟事

5月22日文匯園《四種醉——從四篇香港新高中「中文科」宋代作品說起》一文標題應為《四種醉——從四篇香港新高中「中國文學科」宋代作品說起》。對讀者構成不便，特此致歉。

秉鴻

■陳根生

最愛城河

挽着潔白的欄杆，牽着蕩漾的碧波，我天天在城河邊用腳步輕輕彈奏我的黃昏。

我常常記起古建築學家陳從周說過：「城池擁有『雙環城河』是罕見的，這是古城如皋的特色。」是的，北京沒有，西安沒有，平遙古城也沒有，怪不得老權威不顧年邁體弱，一而再再而三先後八次光臨我們這座小縣城，盤桓在「雙環」水邊。這個當代傳奇激發我們這些如皋子弟多少眷念，多少自豪！

如皋是我的家鄉，位於萬里長江下游出海口北岸，縣治建置於晉，城桓肇造於宋，市井繁盛於明。從迷迷濛濛的歷史深處潺潺湲湲流過來的雙環城河，內城河長2,840米——有意思的是，我至今還能聽到那段西漢的河床喋喋不休絮叨文、景朝的陳芝麻、爛谷子；外城河長3,430米——讓外城河至今還在我面前炫耀的是，300多年前它親眼目睹冒辟疆與董小宛牽手載來了一船世紀風流。

標語牌說城河是古城的血液，我則把城河比作騰飛的古城舞動的兩條綢帶。我首先感謝新世紀開局之年，市政府一陣春風過後，幾十年的臭水溝奇跡似的變成萬人流連的亮麗風景。內城河我們當地人叫市河，市河上有20座橋，外城河我們當地人才叫城河，城河上也有十來座橋吧。古剎黃牆、塔影巍峨，樓群林立，五光十色，映在影影綽綽的波紋中，哪座橋不是彩虹臥波成了風景中的風景？再說，九寨溝、張家界的水過於原始、狂野，西塘、周莊江南古鎮的水又過於質樸、粗放，只有家鄉城河裡的水才這麼精緻、秀麗、優雅，適宜人靜靜的坐在水邊，用手去撫摸，用臉去親近，用心去品讀。無論是兩岸桃紅柳綠的早春二月，還是漫天雪花飛舞的隆冬嚴寒，無論是青煙裊裊升騰的朦朧清晨，還是滿河流金爍銀的殘陽夕照，兩條綢帶便舞出了如詩如畫、如夢如幻，那意境才真個叫人想起林風眠的水彩，或是陳逸飛的油畫。

■擁有美麗城河的如皋。 網上圖片

人們總愛把城河比作翡翠項鏈，我則認為這是一串流淌的鑽石，圍在家鄉豐滿、時尚的脖子上。我老家就在雙環城河之間的青磚黛瓦小巷，我讀高中時就愛一個人在城河邊送別夕陽，我熟悉岸柳的身世，叫得出吊橋的乳名，那些掉落河心的旖旎的淒婉、寂寞的悲壯、湮沒的輝煌，我能如數家珍。瞧，那福成庵的青燈黃卷曾經掩護過江海地區最早的共產黨人開天闢地的偉岸身影；瞧，那丞相亭風雨無阻地向行人敘說民族英雄文天祥取道龍游河潛行入海抗金的壯舉。要不我們一起跨過益人橋去安定廣場拜謁宋代大教育家胡安定先生的銅像，然後讓市河領着我們一起踱進百年名校如皋師範學堂至今保存完好的宋代書院：中間甬道，兩廂講堂，四邊迴廊，在亭軒臨風、花木扶疏中去請教近現代歷史文化名人，傾聽他們的道德文章、高風亮節、智慧人生……盤點着這些鑽石般閃光的人文景觀，我突然發現我心裡最鍾情的還是家鄉這雙環城河，居然在145萬人口中滋養出240多位百歲壽星，澆灌出馳名中外的華夏長壽第一縣，使古城煥發出耀眼的時代光彩，而我也喜歡伴着習習河風、踏着粼粼碧波，一步一步癡癡追尋這個家鄉人文史冊上最美麗的謎、最神秘的夢……

雖然我僅僅在四十年前帶領學生到豐樂橋下挑過一次泥，撈過一次淺，但我仍然毫無愧色地大聲說，城河的波光水影裡跳動着我的一顆赤子之心。四十年來我在各級各類報刊發表過上百篇散文，一大半是家鄉的頌歌，作為城河邊長大的城河的兒子，我最樂意蘸着城河水一筆一筆寫進字裡行間……